

餐馆的老板的歌剧梦

李思源

日前,读到夜光杯刊登的《访莫扎特故居》一文,想起一件事,感触颇多。首先要纠正一点是莫扎特故居坐落在萨尔茨堡“粮食胡同”(Getreidegasse),而不在“粮食大街”。特别是这个德语名词的后半缀(-gasse)“胡同”译得太贴切了,故居前面的一条小路宽约3米长200多米就像是北京胡同。不过两边都是小店铺,除了麦当劳和“性趣商店”以外,几乎所有的商店里都挂着莫扎特的肖像,卖着以莫扎特为名的香水、口红、面乳,服饰、糖果、玩具和纪念品。莫扎特在天之灵看到此景我估计是不会太高兴的。

前年我第一次走进纪念馆也诧异不已,我原以为应该像上海世博会那样人满为患,但是和街上人的密度相比却是很不成比例。

倒是在4楼看到一群来自德国的小游客在钢琴的伴奏下唱起了莫扎特的《摇篮曲》,稚嫩的童声和天真的感情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沉醉。

琴声调门一转,是莫扎特《小夜曲》的旋律,一位黄皮肤黑头发的同胞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用德语唱完了全曲,赢得一片掌声。

也许是为了找到知音的兴奋,也许是为了考验游客的音乐修养,钢琴弹出了莫扎特《魔笛》中一首有名的歌“Ach, ich fühl's, es ist verschwunden(啊,我感受到了这时光的流逝)”。

阳春白雪,和周围蓝眼睛、黑皮肤面面相觑的游客一样只觉得动听但无法跟着哼吟。

十几个音节之后,门外又走进来一位50上下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,他那罕见的醇厚嗓音立刻就能断定他受过良好的声乐训练,一曲结束周边一片“Bravo!(棒极了)”的赞叹。

我以为他是馆里的工作人员,他却告诉我他是街尽头餐馆的老板,并邀我到他那儿去叙叙。

原来他廿年多前也是大陆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,天真地想到奥地利来深造进修莫扎特的歌剧。

没有钱,没有背景,根本无法进入音乐圈子。好在有点烹饪本事,就以厨师谋生。20多年来苦苦打拼总算在这里站住了脚,开下了这家餐馆,但在激烈的竞争之下再也没有精力和财力去圆自己的音乐梦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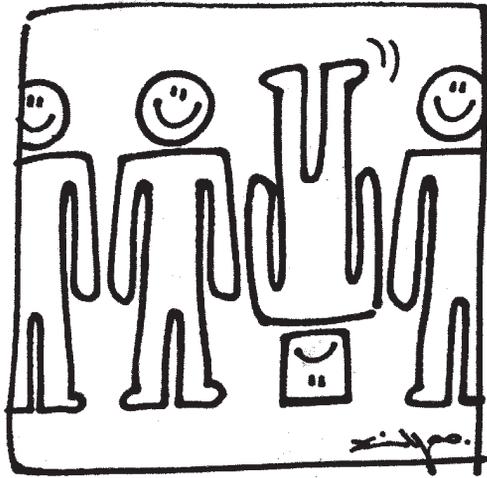
我安慰他,并告诉他国内有许多比他年龄大得多的老演员还活跃在舞台上,他回祖国后“重作冯妇”也是可能的事。

后来他回国看到了国内巨大的变化,感触良多。最近他来电告我,欧洲的经济危机和如今国家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、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举措真让他动了回国的心。也许,他想实现他的莫扎特歌剧之梦还是要祖国。

爷爷抱着孙子,孙子搂紧爷爷的脖子。孙子凑着爷爷的脸说:“爷爷,我也抱抱你!”孙子手腕上的小手表金光闪闪好漂亮,就是不会动。孙子要跟爷爷换一块。爷爷拍拍他的头说:“手表不会走好,这样宝宝永远是宝宝!”

手表不要走

王成荣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懂理人不怪,怪人不懂理。

百年「笑」合

金笳

根据《秋海棠》作者,老上海秦瘦鸥先辈的回忆,他于上世纪初曾在本市北京东路广西路上的“笑舞台”看过越剧——笑料很多的文明戏(笑舞台当时经理为苏石痴)。有位日本留学回来的徐卓呆(又名半梅),为新剧(别于旧戏曲即文明戏)的上演出了很多力,而且还自编、自导、自演,滑稽突梯,笑料百出。更有张治儿、王无能、易方朔、江笑笑、鲍乐乐等演员,阵容非常强大。滑稽剧目中还有《遗嘱》(刘姥姥进大观园)《钱笃答求雨》《山东马永贞》等等。其中王无能的一曲《哭妙根笃爷》轰动一时,还灌了滑稽界的第一张唱片。

现在,同样在北京东路的原黄浦剧场已被命名为“笑天地”,真可谓巧合。“笑天地”离百年前的“笑舞台”不过一路之隔,岂非“笑”的百年延续?而且这里是戏曲界的热门宝地。请看:笑天地对面(五金公司橱窗)是大大来剧场,乃雪越剧团发祥之地。斜对面的丽都剧场,是尹桂芳芳华越剧团唱红之地,也是范瑞娟、傅全香、袁美云等首演南薇改编的《梁祝哀史》和《孔雀东南飞》等文学品位较高剧目的地方。当年的演出,吸引了众多的知识分子与许多“三角牌”(挂有三角形校徽的中学师生观众),大大扩大了观众面。

这块戏曲界的兴旺宝地,有百年基因为之传承。故说“笑天地”必定基业昌盛、百世笑传。预祝为禱!

南,旋即南下参加淮海战役。在《三十三军征战史简述》一书中,对袁司令有这样的评语——“袁也烈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卓越的军事指挥员。他身材高大,戴眼镜、蓄短须,颇有长者之风。他威武严谨,又温文尔雅,生活简朴,平易近人,亲近群众,倾听意见。在渤海区人民和部队中享有崇高的声誉。”

斯人已去,浩气长存!红军将领的崇高境界,如今已成一面明镜——“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,得乎失乎,汝心知乎?”



自律共勉

翁治方

见媒体报道:宜家商场倡导体验式消费营销,结果引来“蹭睡一族”。网友上传的照片中,从沙发上到卧床,不少人那里熟睡,甚至盖上了被子。顾客们的睡姿,除了呈现一派不拘小节的场景,更体现了“宜家就是你家”的理念。有顾客坦言,这不是在逛商场,而是不小心走进了别人家里。真不知蹭睡者们是怎么想的?

这使我想起去年宜家商场的一场风波——商家推出:办一张会员卡,可以在宜家享受免费咖啡。结果这一举措,使宜家骤然成了中老年顾客的免费交友俱乐部。每周二,众多“老客户”蜂拥而至,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,让商家和其他顾客苦不堪言。

宜家的乱象,折射出国人的素质问题,一言以蔽之:相关当事人缺乏自律!

如今,生活中常见缺乏自律的现象。比如酒驾、渣土车肇事、“限塑令”、“禁烟令”禁而不止,等等。所有这一切,都反映出不少人对自身道德底线不同程度的失守,已产生了不小的社会负面效应!

近日整理相册,在一张老照片上,又见到了我们渤海纵队(即33军)司令员袁也烈的面容,一时百感交集,勾起我深深的怀念。

1947年,邹平战斗中我的右腿被弹片擦伤,行军时一瘸一拐。袁司令骑马从我身边经过,见我腿上有伤立即下马,问明情况后,一定要我骑他的马。这令我既感动、又不安,迟迟不肯上马。

我说:“我怎么能骑首长马呢?”司令说:“马是人民的,我们是人民子弟兵,不分什么首长、脚长,你现在需要马嘛!”说着,他和警卫员硬把我扶上了马。我坐在马上,看着年已半百的司令徒步行军,我的心简直在煎熬,挣扎着

什么叫“自律”?顾名思义,就是自觉遵守纪律,自己约束自己。那些有条文规定必须遵守的生活准则通常可称为“他律”。故而,他律属于“要我文明”,而自律则是“我要文明”。社会不能没有“他律”,但自律更可贵。不能自律的人,有时“他律”也管他不住。那天在超市,我见一顾客取装果蔬的免费塑料袋,竟将塑料袋反复缠绕于手,待他终于歇手打住时,那只手已足以上场打拳击了。如此常识性的“他律”,还用得着提醒吗?古人云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说的就是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言行,哪些是对的,哪些还不够?自律作为一种美德,实在亟需我们社会大众好好补课!有朝一日,当我们社会的文明素质大幅度提高,人民大众纷纷把实现和谐社会的伦理秩序、道德规范,视作自觉的需要,且由“被动他律”变“主动自律”时,就将是炎黄子孙文明程度的一个华丽转身!热切地期待并与大家共勉啊!

袁司令让马让位

周俊

既要作战,又要有术。战,要勇猛,能克敌致胜;术,就是计谋,战斗中要有随机应变的巧计、奇计、才能以少胜多,减少伤亡。”

他说起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,他任主力营长(林彪在该营先后任排长、连长——笔者注)时的一个故事。当时他巧用军官家属带路,突然扑进团长卧室,以很少的伤亡,全歼朱培德的一个团,完成了总指挥指派的任务。我说:“今后一定按首长的指示办。”司令耸耸肩,冷冷一笑说:“这不是什么指示,这是我当基层指挥员时的一点作战经验,供你们参考吧,希望你们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战术。”

1947年10月,袁司令来我们十一师视察。全师干部大会结束后,人们要求和袁司令合影。大家请袁司令站在中间,袁说:“让我背着手立在中间冒充地主老财吗?我不干!”又有人搬来凳子请袁坐在前排中间,袁说:“这不是拍全家福,我也不是家长,为什么坐中间?革命同志只有分工不同,没有尊卑之别。”袁坚持站在后排末位拍了这张合影。

袁也烈(1899-1976),湖南洞口县人,原在桂军军官学校学习,1925年投入黄埔军校,在周恩来、聂荣臻领导下,任科员、政治指导员,后在叶挺独立团任参谋长,随北伐先遣军参加了贺胜桥、汀泗桥和攻占武昌城等战斗。

抗战时期,袁随徐向前的八路军第一纵队挺进山东,在任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部长期间,曾率学员直接与日寇拼杀,屡立战功。解放战争中,袁任渤海纵队司令兼渤海军区司令员,带领两个步兵师,七个独立团和一个骑兵团共两万余人的渤海子弟兵,配合华野东线兵团,解放潍县、横扫胶济线、攻克济

千古绝唱话玉蝉

徐梦梅

被水乡泽国的良渚先民奉为神物,放在独木舟头镇船的。

二是再生的象征。商周以后,蝉作为图腾标志的意识渐渐淡化,但敬蝉、爱蝉之情犹在,并多用于日常佩挂。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特色的玉蝉出现,汉代是玉蝉发展的鼎盛期。受先秦思想影响,汉代人信奉方仙道教,幻想死后羽化成仙,永享阳世生活的欢愉。而蝉的生命进程和习性恰似神仙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描写神仙:“不食五谷,吸风饮露,乘云气,御飞龙,而游四海之外。”古人认为,蝉蜕复变更后,也是不食人间烟火,只饮晨露,羽翼飘虚,逍遥自在。汉代玉蝉可分为三类。佩蝉(头顶部有孔,可穿挂)、冠蝉(用以装饰帽子)和哈蝉(无穿孔,作殓葬用品)。哈蝉是汉代的特色。其琢工刚

古今灯谜  
陈文中  
旅馆改商场  
(江苏地名)  
昨日谜面:乐当红娘  
(四字口语)  
谜底:好事成双(注:好,爱好,喜欢;事,作动词“干”解)

蝉是中国玉文化的永恒主题。在八千年玉文化历史中没有一种玉器能像玉蝉那样伴随始终,经久不衰,这是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。

现知最早的一件玉蝉是1989年在内蒙古白音汗遗址(属北方兴隆洼文化,距今七千多年)出土的。青玉圆雕,长3.2厘米,宽1.8厘米,造型古朴。蝉体中部横穿一孔,可以系挂。年代略后的红山、良渚和石家河等众多史前文化遗址中都有为数不少的玉蝉发现。玉蝉曾先后扮演了三个不同角色。

一是图腾的标志。史学家吕振明先生在《简明中国通史》中说:“黄帝先族有虫乔氏,黄帝少典之族有熊氏,神农先族神农氏,尧的先族有娥氏,舜的先族穷蝉氏。”(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说:“帝颛顼之子曰穷蝉。”)这些都是以图腾名称为姓,舜帝先族“穷蝉氏”可能就是以蝉为图腾的部落。

蝉的一生经历奇趣。蝉产卵,卵化幼虫,幼虫入土,蛰伏四五年甚至七八年后,成虫化蛹出土,又蜕变成蝉,如此不息地无穷轮回。一个小小的蝉在先民眼里神通广大,能上天入地,似有神灵附身。于是一些部落就像敬拜天地般地敬蝉、拜蝉。有专家认为,红山玉蝉不少个头挺大,颈部有孔,可悬挂而祭拜。

劲,线条简练,寥寥数刀即成,充满生命张力。汉代流行以哈蝉入葬,希望去世者嘴含玉蝉,能像蝉一样羽化成仙或复活再生。

三是高洁的代表。唐宋以后少见哈蝉。因“蝉高居悲鸣饮露”,其清贫高洁的形象,受到文人雅士的极力推崇。他们头戴蝉冠(用玉蝉装饰的帽子)以示清高,并借蝉抒情、托物明志。此时期出了很多咏蝉诗词,最著名的当数唐代“咏蝉三绝”。李商隐的“本以高难徙,徒劳恨费声”;骆宾王的“无人信高洁,谁为表予心”和虞世南的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”,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。

如今,玉蝉依然是国人最喜爱的佩饰之一。民间有许多讨口彩的吉语:小孩佩蝉读书更聪明,什么难题都“知了”(蝉别名知了);经商者佩蝉生意兴隆,“腰缠万贯”;入仕者佩蝉事业有成,“一鸣惊人”;体育健儿佩蝉有望出成绩,“蝉联冠军”,等等,不一而足。

“五月鸣蜩”(蜩古称蝉)。夏日的蝉在林子里无忧地高声吟唱,不消十来天又要遁入一次新的生命轮回,这不啻是一段生命绝唱。而玉蝉在中国玉文化史上,又何尝不是一段音韵亮丽的千古绝唱呢!

